看菜

□宜兴 孙晓明

我一眼就看见了娘竹篮里的那块肉——它静静地卧在那儿,并不起眼。

除夕那天,娘起得特别早,她要赶到桥头街的肉摊买肉。娘指着最肥的一块五花肉:师傅,给我斩七两。杀猪的汉子手起刀落,秤杆一翘,八两。娘连连摆手:只要七两,七两就够了!

猪肉七毛三分一斤。七两正好五毛一分一厘。按"四舍五入",这一厘自然便抹去了。若买一斤,娘实在舍不得;买半斤呢,是三毛六分五,要多出一分钱。汉子嘿嘿地笑,操着厚背刀像绣花似的割下一小块:你这女佬,真会算。

七两肉到家,娘先把最肥的熬了油,剩下就只有拳头那么大了。我嘀咕:这点肉,三筷两筷就没了,还不够我一个人吃。娘乜我一眼。

她将爹前两天从塘里挖的两节莲藕洗净,拎起菜刀,乒乒乓乓,把肉和藕剁得粉碎,装进瓷盆,又打进两个蛋,撒上一碗面粉,赤手入盆一通揉拌起来。随后,一团团馅料从她掌心滚出,化作一个个大肉丸。还未下锅,我的馋虫就爬到了嘴边。

我屁颠屁颠跟进灶间,给娘当下手。风箱叭嗒作响,灶膛里柴禾、晒干的牛粪和煤渣争先蹿起火苗。不一会儿,油光黄亮的肉丸从黑铁锅里铲出,在青瓷花碗里堆成小山。那香气飘出去,连门前桐树上的麻雀都馋了,在枝头跳来跳去,叽喳不停。

江南人家除夕祭祖。肉丸、豆腐、百叶、豆芽菜和米粉饼端上八仙桌。祭过祖的菜不能马上吃,娘将它们端回灶间温热,再端上桌。这时,年夜饭正式开始。

我等不及啦!筷子直奔肉丸——"啪",爹的筷子落在我手背上,横我一眼:这是"看菜",不准吃!

我强忍着泪。娘轻轻抚着我的手背,嘴角微微一动,这肉丸是年头上招待客人的,现在只能看看。我望着她手背上沟壑般的皱纹,好像明白了什么。

年初一,姑婆一家来拜年。肉丸端上桌,没有人吃。年初二,舅舅一家来了,肉丸继续端上桌,一个也没动,接下来,拜年的人一拨接一拨,可奇怪的是,客人们像约好了似的,筷子只夹萝卜、青菜、豆腐等素菜,偏偏绕过那碗肉丸。

这碗肉丸就这样被端上端下。到了年初八那天,我馋得实在熬不住了,趁爹娘不在,打开碗橱,端起那碗还温热的肉丸,舌头一伸,"哧溜"——一口香喷喷、油汪汪的鲜汤滑下喉咙。那一刻,浑身毛孔都舒展开来,只有一个字:爽!

肉丸是决计不敢动的,少了会露"马脚"。不料,被妹妹一头撞见。她跑过来:哥,我也要吃。话音未落,一个肉丸已在她手里要往嘴边送。我急了,一把夺过放进碗里。妹妹"哇"的一声就要哭开。我赶快捂住她的嘴,咬她耳朵说:喝点汤可以,肉丸少了,给爹发现,少不了一顿"生活"(挨打)。她瞪圆眼睛望着我,转眼间,碗边就架起了一台"小抽水机"。

肉汤明显少了。怎么办?灶台井罐里的水还温着呢。我舀了一勺,沿着碗边慢慢转圈倒进去。神不知,鬼不觉。

俗话说"拜年拜到大麦黄",可过了正月十五,年也就淡了。娘默默地将那碗坚守半月的"看菜"蒸热,端到桌子中央说:吃吧。

肉丸经过多次蒸煮,早已松软,藕香与肉脂交融,入口即化。我和妹妹的筷子如雨点般落下。爹笑眯眯地看着我们说:比肉汤好吃吧?

岁月流逝。那碗"看菜"早已成为记忆,却总在某个年节时分悄然浮上心头。如今,日子越来越好,逢年过节,餐桌上的菜碟层层叠叠,山珍海味也不足为奇。猪肉已是寻常之物,再不用像当年那样,为买"七两"还是"八两"而算计了。

跑马阵

□扬州 陆地

年少时,一放寒假,我就盼过年。因为,从正月初一到元宵节,我要随村里的表演队到全村十多个生产队及邻村表演跑马阵。

跑马阵又叫走马灯、串马灯,是一种传统的民间舞蹈样式。马阵上表演的马不是真马,而是用竹片和绸布扎成马的形状,系于表演者的身上,在舞台上奔跑很是威风。

跑马阵没有专业演员,全由本村的农民兼职,他们放下农具,换上鲜艳的戏服,油彩往脸上一拍,就成了跑马阵的演员。表演跑马阵一般要20多人,有男有女,有老有少。我是上三年级时被村里从学校挑选出的。

那时参演的人员都是自己动手扎马。从竹林里砍两根竹子,回来用刀劈成小竹片。先扎马头,再扎马屁股,然后把旧报纸左一层右一层地糊在马头和马屁股上,最后糊一层裁好的牛皮纸,安上耳朵,用彩笔涂上马的颜色及画上马眼和马嘴,一匹昂头急奔的战马就栩栩如生地出现在眼前了。

转眼到了正月初一。一大早,我们就化妆,穿上戏服,戴上不同颜色的棉帽,将马头、马屁股用带子系在身上。跑马阵排场挺大,演员们身系纸马,马头上戴着红缨,马颈系着串铃,跑起来,串铃就"唧铃唧铃"地响。接到通知的生产队,打谷场上已经腾出一片空地,村民闻声而聚。瓦蓝的天空,不时有炮仗炸开,炸开的碎屑像天女散花,纷纷飘落在观众的头上。

跑马阵,有20多种阵形,我们每到一个生产队跑的阵形都不同。随着锣鼓的节奏,我们左手拎马头,右手挥动柳条做的马鞭,紧跟"大将军"后面,狂奔上台。在台上快马加鞭,绕着场地一圈一圈地跑,这时,唢呐响起马的嘶鸣声,又一队上场了,场上响起一阵马铃声。只要台上两方大将军小旗一挥,我们这些小马便在两匹大马之间互相穿梭,追逐……马前行,舞迎春,真是热闹。

跑马阵虽然很累,但我却从三年级一直跑到小学毕业。后来,到镇上上中学就没有跑过马阵,但我喜欢把那些描写跑马阵诗词摘抄在笔记本上。如今我仍能背出不少,比如"火树银花合,星桥铁锁开。暗尘随马去,明月逐人来",这是唐代诗人苏味道的诗。

离开故乡已有三十多年,但每逢过年,在朋友圈看到老家人在"百姓大舞台"上表演跑马阵的视频,我就倍加怀念故乡,怀念年少时跑马阵的情景。

春归万物生

□北京 孙福攀

春节的喧嚣还未散尽,一缕东风便循着年的余温,悄悄漫过窗棂,拂去檐角残留的寒意。这是岁序的轮回,也是时光的馈赠,历经冬日的蛰伏,所有美好都在春归之时,次第苏醒。

街头巷尾,年的痕迹还在,春的气息更浓。红灯笼依旧高悬在枝头,褪去了几分喧闹,多了几分温润,与抽芽的柳枝相映成趣。来往的行人褪去了厚重的棉服,换上了轻便的衣衫,脸上带着春节的余喜,步履匆匆却不慌张,或是奔赴工作岗位,或是相伴踏青寻春,眼底都藏着对新一年的期许。偶尔有孩童追着风奔跑,手里攥着未吃完的糖糕,笑声清脆,穿过街巷,与春风交织在一起,成了春归最动人的旋律。

家中的阳台,早已被春光填满。母亲搬来几盆花苗,小心翼翼地栽种在花盆里,指尖拂过泥土,眼里满是温柔,她说:"过了年,栽上些新苗,看着它们长大,一年都有盼头。"我蹲在一旁,看着她翻动泥土,看着水珠落在嫩芽上,折射出细碎的光,忽然懂得,春归不仅是草木的新生,更是人心底的期许与重启。

回望春节,团圆的暖意还萦绕心头,年夜饭的香气仿佛还在鼻尖,亲人的叮嘱还在耳畔。那些相聚的时光、那些温暖的瞬间,都化作了心底最坚实的力量,支撑着我们奔赴新的征程。

愿我们在春归之时,卸下过往的尘埃,怀揣心底的希望,像草木一样,向阳而生,蓬勃生长。

青石街 1591号

NEW SUPPLEMENT
新大众文艺共创平台

欢迎新老街坊来做客。
烟火人间,百姓情长,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卖花渔村

□南京 陈思

住在山村,开门见山,见到漫山遍野的梅花,这是一种诗意的生活。村子有个好听的名字叫"卖花渔村",因其村形如鱼,便得了这个风雅的名字。

村里的天亮是从山顶开始的,日头跃出地平线,纵横向山尖。日光铺在山野间,漫山的梅花。渔村的山坡上、山谷里,甚至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,已经被深深浅浅的粉色和白色淹没了。那不是几棵树,而是成千上万株梅花连成的海。骨里红、玉蝶、绿萼……几十个品种的梅花好像约好了,一股脑地绽放。站在村口的观景台往下看,粉白相间的花海温柔地包裹着青瓦白墙的徽派老房子,再远处是青灰色的山峦轮廓,活脱脱一幅水墨画。

全村几乎每家每户的屋前房后都摆放着松树和梅花盆景,爷爷种下小苗,孙儿长大后修剪出售,"爷爷种花,孙儿卖花"成了最温馨的传承,老人们坐在春花图里讲着渔村的故事,讲着剪枝卖花的意境之美。他们相信"花即山骨",因此剪取时不留残枝,插瓶不用铜器。一枝梅只取侧枝三朵,余下的高挑枝条剪下即弃。渔村人的手起刀落也是修行,剪枝时屏息,落瓣时轻放,插瓶要观水势——整套动作被老辈人称作"花中礼数",年轻人学完要行"观花礼",才算拿到进入花田的钥匙。

卖花人的心境如春天的阳光,门前,零散花的摆放得形态万千,有的放进篮子,有的放在花瓶中,有的放在废旧的轮胎上,每束花都是5元钱。来村里游玩的人都会买上一束花带回去。更会有很多游客订购几万甚至十几万的梅花盆景。

过去,从唐朝宫廷到黄山脚下,洪氏兄弟把"富贵"种进了山谷,今天,卖花渔村把"诗意"递给了世界。

三月的门已开了一条缝,卖花渔村的春天,正以一种美丽的姿态一寸一寸地挪进来。

知者,开心也

□南京 赵培龙

儿子三十八周岁生日那天,我发信息祝他生日快乐,顺带调侃一句:望早日做爸。没想到,一分钟后电话响了,儿子压低嗓门说,儿媳似乎"有了",验孕棒显示两道杠,但还没去医院确认。天哪,幸福来得太突然,我和老伴几乎同时愣住了,心头涌上一阵狂喜。盼星星盼月亮,多年的企盼终于要实现了。

周六,儿子陪着儿媳去市妇幼保健院,检查结果怀孕三周。小两口喜气洋洋。我和老伴喜上眉梢。自此,儿媳的冷暖凉热、饮食起居,成了全家的头等大事,稍有风吹草动,都让我们坐立不安,不敢有丝毫懈怠。亲家同样欣喜不已,专程从扬州赶来看望道贺。

接下来的日子一波三折。每隔一段时间B超检查,不是头围偏小,就是发育稍慢;补铁补钙补蛋白,补这补那补来补去,总是让人心里悬着,生怕小家伙哪里出点问题。我和老伴掐着指头一天天算着度日,终于熬到了三十六周。

一月三十一日下午,我去儿子那边取东西。儿媳说有点不舒服,儿子想带她去医院,她挥手说不太严重,观察观察再说。

二月一日凌晨四点半,急促的电话铃声将我从梦中惊醒。我和老伴几乎同时从床上弹了起来,异口同声说:儿子电话,儿媳有情况。儿子声音急促,说破水见红了,而且量还不小,120救护车正在路上。我和老伴很是吃惊,直觉告诉我们,儿媳要生了,但提前得似乎太多,离预产期还有近一个月。

我抓起衣服立即前往儿子住处。等我赶到时,救护车已经到位,一路呼啸,不到20分钟到达市妇幼保健院。急诊,住院,专家会诊,情况紧急,立即进行剖宫产。

二十五分钟后,手术室门打开,小宝宝被婴儿车推出。医生道贺母女平安。小家伙体重2720克,身长48厘米,是个健康的小公主。我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下。只是,她来得有些着急,大家一直以为要诞生一个小马驹,结果小家伙偏偏赶在蛇年降生,成为一个让我们措手不及的"小龙女"。

医者仁心,我们至诚鞠躬致敬。医生则打趣地说,多亏这孩子机灵智慧,在胎盘与子宫脱落缺氧的情况下,是她用小脚踢破了胎盘,从而发出了求救信号。

小家伙出生第九天,名字还没着落。先前取名皆以马年小宝为据,我想了十好几个,她外公也拟了一串,最后还是儿子儿媳一锤定音。

"知人者,知也;自知者,明也。"

"知之为知之,不知为不知,是知也。"

于是,小孙女的大名取为"知也";乳名叫"开心"。

知也到来,阖家开心!

青石街投稿方式

1. 发送至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2. 下载现代+APP,进入文化+频道
   青石街投稿专区,或扫描下方二维码